海防奏疏

防海撫畿奏疏序

中丞汪公奉

璽書治天津時盖朝鮮東絓於倭赤白之羽旁午至

天子深惟天津爲京師員官鎻鑰之寄非重臣莫

可畀者特自觀察使超拜公已
又用臺臣言專責成遂命公兼
治保定四履之地西際太行東
漸於海南迄河衛北距
神京所統馭者綦綦以寥廓而外
則奉倭虜之備內則奉牘貌之

從中則奉彤數之民公以一身左右其間簡將吏調兵食卹災疲治姦宄訐謨石畫諄複剴至爲

明主忠言之章凡數十上天下士大夫談之者無不悚意厲志大

公之言無何
上遂召公入貳大司空而公尋以
予告歸里矣公之屬真定尹鄭君
三俊奉公周旋以公之言關天
下大計雖金鐀之藏懸諸日月
人哉未得盡覩其全乃錄其副

而授之梓謂史元公年家子也俾一言以發其意史元受而卒業盖三復而咨咨歎也其通達國體類賈太傅其深謀遠慮類趙營平其疏暢明白洞曉事變使人誦之累欷而不能已似蘇

眉山兄弟嘗試取而方之條陳三輔災異則長沙積貯之疏也議處海防諸事宜則先零金城之畧也議重稅讓爭權議課魚萧則熙豐青苗保甲之劄子也蓋其憂識也長故其言要妙而

不爲膚論其爲慮也審故其指
惆切深摯而有餘思令諸君子
而生今之世感時觸事昌言於
朝知其無能出於公之外者矣
然公一編之中所三致意者册
大於罷中使以安幾甸媍媍言

之至批折忌諱不少避今其言
得行元元可帖席卧糜錢三輔
之地無宿憂公之所以為
國爲民者廼大愉快而顧獨来
盡售也雖其它條便宜筴利害
無不朝上夕報可者翁之心能

遂已哉然自公言之而繼公者
又踵公言之至今
主上每有詔令未嘗不念饑民之
重困者則知公之言所為動旒
黈者深
天子誠有味乎公之言意每飯無

志公在鉅鹿時也昔文帝前郡
賈生自以爲不及後將軍上奏
事皇帝至屈群議以從之其言
雖信用然未有陰受其言而亟
衡用之如

上之所以待公者公之遇可謂

千載一時矣彼眉山兄弟徒煩
口舌爭而寃無益於事又何論
哉今
主
上方思自田閒召公公將益殫
厥心以報
上
其言之著於廊廟者自

朝廷以訖薄海內外溥哉仁人之利實共沾被之豈惟畿南諸郡而已元不佞竊與鄭君日夜爲蒼生望之

萬曆甲辰秋孟吉日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

國史編修文林郎直
居注編纂章奏年家鄉晚生江
寧顧起元頓首拜書

大司徒汪公奏議序

越自遼左發難滋蔓至今急兵急餉迄無寧日一二當事者率仰屋竊嘆計無復之冀其有從

國家起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畢力勵勸者不少槩見迺今
伏讀大司徒汪公奏議而後
知老成謀國計出萬全其所
論列壹稟胸臆非沾沾喜事
以言爲嘗者可得而彷彿云
公生平誦法紫陽尤以德言

功三者爲砥策自束髮登
朝敭歷中外者垂五十餘年所
至建白樹立不遺餘力卓絕
一時當公再起南大司徒也
于時建酋蠢蠢欲騁魏璫包
藏禍心亦已微見其端矣中

外所毗倚公者頗復不淺已尋乞轉海內知與不知喁喁然想聞風采有手額驩呼再相司馬之頌亡幾何時而講學禁厲一時宿碩相繼擯落公乃喟然曰吾生平所學惟

是誠意正心家法令捍網觸
禁若此廷獻之謂何不歸胡
侍一臂忠愛托之
陛辭一疏彼其銷萌杜隙若預
計遂璫後来煽禍焉者識者
至今有李文靖真聖人之概

今其疏具在鄉中可按也公自筮仕以迄宦成所披瀝上慮數什伯牘寧多散軼不載今所板行者堇堇五十有七牘耳余悉得而竟讀之海防二撫幾三十有一計部二十

有四纚纚數十餘萬言類皆挈領提要深切著明余嘗謂人臣非建言之難惟言而中窾之難言而中窾非難言中窾而大有造於

宗廟社稷者爲難如我公諸牘

條分啎析不翅列眉指掌其
圖方畧策防禦則不下趙充
國馬援撫流亡陳災異則不
下劉向長孺拮据儲糧酌佐
贏虗則又不下蕭何寇恂于
中議調發籌便宜程功能課

殿最纍纍不盡欲言大都卻

秦越人視病見垣一方如庖

丁解牛肯綮立中此其精白

一念顯無弗克當

上心藉令公以司徒久於其位俾

得盡竟所學則其再撫中外

爛然勳業不居然與富歐韓范輩争烈乎哉乃當事未幾卒以觸禁毅然引身而退其人於

宗廟社稷亦終奚賴余甚惜焉顧余生稍後猶幸得附通籍

共驛王路于我公所出事所陳列罔不目擊而心儀之盖公文章理學焜煜兩間而於求志達道則并心一路烏在聞其語未見其人也方今

大王明聖宵旰爲理然而創虜扼

倭南北變儆予焉遺種未靖戎心挺走驕兵莫遏亂畧脊脊多故民力中乾殊可蒿目顧安得憂國奉公如我司徒公者作九京而綏撫之以爲愉快耶語曰計不失本末者

乃可以應猝言不淆二三者
乃可以當幾公於蹶蹟不爲
危言激論務本胸畫攄爲深
切著明之語則其應猝當幾
計出萬全有濟于
國不問可知然則不爲危激者

乃其深於危激者乎嗟乎華言浮也質言要也苦言疾也至言藥也美疢之滋毒不若藥石之生我殆其是歟公所撰述甚富彛語中詮尤其長表者余中丞弟業已爲作皇

甫乃公之子孝廉元兆任予
元泰復手公奏議問序於余
余即不文又何可無言夫今
天下惟無蘇文忠則已矣今
天下而有蘇文忠也則討公
奏議一再試之宜無讓陸宣

公而竟令宣公得以擅媺於
前則又在後公者之責余甚
媿之矣
賜進士資治尹正議大夫工部
左侍郎年家眷晚生畢懋良
頓首拜撰

海防奏疏目錄

新安汪應蛟

撫畿奏疏目錄

倭氛未滅防禦宜周疏

爲倭氛未滅防禦宜周敬議瀕海經制事宜懇

乞

聖明亟賜

睿斷以固萬年金甌事臣惟

國家今日北患虜東患倭然虜所志在利我貨財

倭所志在窺我疆土虜黠而欲易厭倭狡而謀

叵測倭志不可同日語矣頃東師三路進攻頓

兵堅城頗遭挫衄此兩奕相持之局未見有破

竹必勝之勢也我南北精銳業盡調東征行者苦鋒鏑居者苦運輸此外實內虛之局寧必無乘間抵隙之謀也臣近循行海上查據各道開報防禦兵馬數目到臣竊見各鎮撫臣增兵設將已稍有次第蓋深爲同心共濟幸然畫疆各保一區而全海之控制或經營弗及扼險聊備不虞而罅縫之補葺或草創未周此臣所蚤夜籌度寢食不敢自寧者也議者謂倭方垂涎朝鮮未必遽分兵內犯然

帝王禦夷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即
國初創業全盛威靈萬里倭雖有小犯不啻狗鼠
乃衞所之分列勳侯之坐鎮若皇皇不能一日
安者矧今大寇在門猶可恃其不來乎議者又
謂增兵則增餉恐民窮難復加斂然
京師爲天下根本以燕齊捍全海則難以天下衞
京師則易即如嘉靖間倭犯直浙猶殫費六省錢
糧數百萬以協濟之未嘗顧惜矧
京師門戶所關非浙直一隅比乎議者又謂倭不

得朝鮮必不敢揚帆飛渡然朝鮮之援剿止可禦之於陸茫茫大海舟楫任其往來即
國初犯山東嘉靖間犯浙直何必假道朝鮮剿兵行詭道塗有所不由乎故取朝鮮以漸窺
上國藉兼併之強乘避左之虛此倭之穩着也駕風帆以徑侵內地乘腹心之虛牽制東征之旅此倭之險着也彼不得於穩着必出於險着況借險着尤可以成其穩着乎剝膚與震鄰孰急捍外與衛內孰先備之而倭不來雖稍費民膏猶

流布於民間未嘗有漂損亡耗之患不備之而
倭來則塗炭我生靈蹂躏我城邑民命既不可
保而
國費益不可支此又臣所再三籌度以為寧多備
多費必不容已者也近據福建撫臣報稱關酋
已死內變將作似可為
中國稱慶然海外傳聞虛實難必淸酋狡悍惡熖
方張況我師未嘗得志倭將益肆猖狂即關酋
果死猶恐罷兵無日信虛聲而忽實禍毋論封

疆之臣所不敢即
廊廟運籌樞筦陳策亦不宜狃眉睫之幸而弛牖
戶之防也臣謹按沿海形勢博採羣謀酌以愚
慮或要害當重或防守當增或應援宜審或轉
運宜慎或糧餉當設處或將士當振飭謹會同
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邢　整飭薊
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兵部左侍
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　巡撫保定等府

提督紫荊等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　巡
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尹　巡撫遼東等處地方賛理
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　巡撫
鳳陽等處地方兼海防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李　分列條款具議上
請盖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謬付以艱鉅之任臣敢不愛其
死以仰報

特達之知即人或謂臣爲迂爲怯臣弗敢恤期於預
保疆陲安
社稷而已伏乞我
皇上履泰思否居安思危念島夷之狡横未易制伏
我兵之積弱未易振揚亟
勅下該部逐款覆加酌議恭請
聖明裁斷速賜施行寧未雨而徹土毋亡羊而補牢
庶海甸有金湯之固東師有轉車之倚彼夷寇
其跳梁黎庶安於衽席而

祖宗萬年金甌之業可永保無虞矣爲此具本謹題

請

旨

計開

一鴨綠宜宿重兵以備非常盖鴨綠當遼鮮之

界於

中國爲吭於朝鮮爲背又餉道所必由也我師方

與倭列營相拒然閑山既失水兵扼塞惟在

珍島倘倭以萬衆併力於水越珍島而西乘

南風直趨鴨綠以東綿建州諸夷則倭虜交
搆而遼左危或反據平壤趨開城則我軍腹
背受敵而王京危今旅順雖設有總兵所統
水陸官兵不過五千又距鴨綠九百里而遥
倘衆寡不侔遠近懸絶則安危之勢已决於
呼吸間矣及查鴨綠近地若寛奠副總兵所
統兵馬止二千五百鎮江遊擊所統不過八
百勢力单薄恐難倚恃該道叅議張登雲曽
議增兵防守第以錢糧難措欲俟有緊急於

南兵南將中摘發今事勢覘前稍意而酌[illegible]

東調者將盡過矣臣

請於鴨綠增設水陸兵各三千各統以遊擊一員分

駐於娘娘城王鬍子觜等處總屬旅順總兵

統轄而旅順原設陸兵二千名當汛期亦移

駐黃骨島與娘娘城相為接應遇有警息則

隨地堵截倘倭勢重大則總兵周于德當親

督舟師東嚮殺賊寬奠與副總兵把截要路使

不得與虜通或賊趨平壤則督水陸二兵悉

從陸追躡其後蓋一舉而絕倭虜之交壯遼左之勢備王京之援此月前第一喫緊務也伏乞

聖裁

一山海宜設水兵以應遼左夫

國家設關山海陸則備虜水則備倭循名責實二者蓋並重焉永樂間流倭入寇殺掠官民欒亭撫寧諸縣曾被之矣萬曆二十年倭酋興難議者謂天津山海登萊宜各設水寨以[illegible]

鼎足所造福蒼號等船一百五十餘隻原爲三處並用非獨爲天津也嗣以主封罷兵而前議遂寢至萬曆二十五年十月內該順天撫臣題議於薊密永三道各設海防專兵共九千餘名分信畫守儘稱有備然臣聞南方禦倭拒之於登陸不若徼之於海上蓋倭船遂施拙滯挺舵駕風不如我便捷兩舟相望火器齊發不如我迅利若一縱登岸跳踉縱橫人自爲戰我兵什不當伍臣

請於山海關添設水兵三千統以遊擊一員嚴加訓

練倘倭犯旅順則可以東移援應即或飄洋

越入又可以尾擊其後計兵三千當用沙船

一百隻或常以三分之二駐守而用其一往

來運餉尤爲一舉兩得蓋薊鎮邊城距海不

遠春秋二防主客兵馬十餘萬虜急則防邊

倭急則防海不妨通融調用惟當關無一䓕

之障將延賊入門而後與之鬪於計已晚故

陸兵可少省而水兵必不容已也乞行該

鎮撫臣酌議設置庶內海增一屏蔽而天津
登萊之防不致疎缺伏乞
聖裁
一萊海宜增水兵以防流突查得旅順至萊州
循島嶼而行必由登之沙門島而入故議者
謂登設水兵則萊可稍緩顧臣親問土人自
萊之三山島開洋用西南風一日可徑達旅
順舊年九月內天津發蒼船一隻號船二隻
初試海道其蒼船經由登州而號船則徑從

三山先至旅順已灼有明驗況登州三面臨海水兵雖多分哨則少勢不能兼顧萊州臣近與該道副使于仕廉再三面議除先設水兵五百外仍當增設二千合用沙唬船隻亟行浙直地方買造併選募健兵駕練其沙船亦可用三分之一更番海運廒幾兵餉兩濟及查該道地方原設陸兵似稍有餘容臣會同山東撫臣就中裒益不必更議增餉其將領則有見任都司不必添設夫登旅既有水

竊以扼門戶而山海萊州復各設水兵議者
或謂懸軍無用然重門擊柝易象垂訓援孤
救絕兵家所忌今二處設兵既可出援登旅
藉一朝鮮不支登旅之兵當分半東援而二
處之兵又可爲登旅分守蓋臣身任海防當
家覩
國事既不敢苟安燕雀而忽噬臍之隱憂尤不敢
株守門庭而忘吳域之策應伏乞
聖裁

一成山宜增戰卒以控禦照得成山衛逼臨東海正與朝鮮漢江臨津東西相對約海面不過千餘里詢之各島逃人多有駕遼船往朝鮮竊掠者今年六月間有登州運船自義州回值北風飄洋一晝夜遂抵成山故倭不來則已或來而畏風濤循海北行猶以旬日計若其冒險張帆乘東風驟至不過一二日程耳成山城垣頗固城內軍餘不過二三百家倘賊至巢穴其中以饑食近地恐遠近騷

驚撲滅非易先該前撫臣陶　牌行該道
會同該鎮酌議去後臣近至登州與總兵李
承勛面議謂增兵設將恐錢糧難處第以文
登營守備王家將統領該營軍兵併
題留京邊班軍共三千餘名過汛移守成山然班
軍多猾惰未易振飭戰守難恃應再募兵一
千名責其合營教練而守備權輕應量加都
司職銜管守備事庶獨馭得以展布臣復查
前兵千名不必增募該鎮標下北營水陸軍

兵共五千七百七十餘名除水兵一千五百
臣已督行該道分船駕練外尚有陸兵四千
二百六十餘名於內可摘發土兵一千入文
登營合練遇汛期仍將該營原設軍兵八百
七十餘名留一把總照舊防守文登而守備
王家將統領土兵千名併京選軍二千二百
餘名移駐成山遇警相機堵截仍策應靖海
及大嵩衛所地方則兵餉不必加增而海城
自可保障合候覆議將王家將量加都司職

衙管事其分撥土兵及制造器械等務容臣等備行該道遵照施行至於大嵩以西若鰲靈膠州等衛所俱屬萊州南海山東撫臣葉係撫標下鎮兵隨地協守臣無容贅矣伏乞
聖裁

一安東宜置重將以護運道臣惟
國初設安東衛額設官軍三千員名爲其逼近淮甸宜慎扼守以安內地也比
燕京定鼎歲漕數百萬以淮徐爲咽喉則其地益

重而扼守宜益加密乃該衛見在官軍不過五百餘名山東撫臣復益以土兵七百名創設守備統領在安衛無事亦稱有備矣然臣竊慮河漕關
國家命脉當與
兩都並重自有倭警以來臣日夜思惟淮青二郡之交衛所空虛兵力甚薄萬一有中行說教倭以擣批之計則中原不無震動頃臣巡汛膠州親問安東守備乃該衛距宿遷河濱止

三百里而近臣益凜凜寒心誠恐咽喉一梗縱頭目四肢壯健無救於軀命也查得安東衛雖隸山東然設置在淮安贛榆地方去衛數里有荻水口淮安撫臣亦先設有水兵三百蓋地當要害兩鎭皆知其當重第謂倭勢尚緩不欲多兵費餉耳臣竊以爲安東宜增土兵一千三百荻水口宜增水兵二千二百各三千五百人爲一營各以守備管領而選設副總兵一員爲之統轄南自東海所北抵

膠州海界中間濤洛兩城等營悉屬總理本官兼聽淮安山東撫按及河漕軍門與臣節制南北與登州狼山總兵頡頏同事首尾互應則淮青海上屹然增一重鎮而漕運可保萬全矣臣奉

勑書當策應淮揚故淮海增兵臣敢併議及之伏乞

聖裁

一保鎮宜練南技以資防援夫

中國之與倭戰形各有順逆技各有長短善兵者

常應吾所短而用吾所長又避彼所長而攻其所短倭皆步兵也其跳躍輕捷我兵不能及又鳥銃發百步而百中利刃三尺所過無不披靡此其所長也今北方禦虜之兵獨快鎗與弓矢短刀三器然快鎗之命中不如鳥銃弓矢之傷人不如鳥銃是遠戰已短於倭矣比交臂接戰乃欲以朽鈍短刀而當三尺利刃勢必不格所恃者獨馬上馳逐易於進退百子滅虜等砲利於遠擊然兵刃既接竟

莫之能勝也昔總兵戚繼光禦倭閩浙視賊技長短而制器以應之視賊形飄忽而制陣以待之故遠戰則以鳥銃火箭佛狼機之類當彼鳥銃近戰則以鎗筅鎲牌之類當彼長及又視倭善誘伏吾亦與之爲誘伏猝而逼之鳥銃無所施其巧火以先之長及無所用其利故能殲倭數萬爲當世名将乃其法至今在也故無禦倭者必曰南兵今臣於天津步兵盡以此法教戰矣薊鎮新設專兵亦盡

用此法矣山東步兵大半用此法矣保鎮兵馬當專備天津防援臣前爲易州兵備亦嘗以前法練紫馬两關軍士第各營未及盡行合無容臣會同保定撫臣備行易井二道將紫馬龍馬等關挑選精銳共六千名眞保二營共四千名在各關者坐委二叅將在二營者分委二遊擊各募選南教師置器訓練不出一年可得南兵一萬既可備津海之援尤可省募兵養兵之費伏乞

聖裁

一水兵宜兼陸戰以便追襲夫兵無定形惟將所用陸兵未必習水水兵未有不習陸者第訓練有方器械預備則可以隨機適用即如倭奴駕帆內犯未嘗不與我戰於海上比登岸則持刀銃橫行陸寇水寇未嘗分爲一也今我之陸兵既不宜於風濤而水兵又不習於陸戰儻倭至舍舟登陸水兵將袖手旁視曰此陸寇非我所能及乎今天津水兵臣

巳督行將官當於岸上教習南技矣合無容
臣通行沿海道將凡巳設未設水兵除操舵
鼓柁演習銃砲外仍預備鎗筅鏡牌等器併
預編行伍責令於近岸聚習致至先以水技
邀截於海洋儻賊舍舟登陸則量留舵椗等
役守船餘兵各循隊伍以陸技追賊後與
陸兵相爲夾擊此亦變寡爲衆先機制勝之
一策也萬一倭形前後隱伏或以數舟當我
而大艘在後則須探哨分明接應間整或分

兵襲陸或留兵備後此又在將官相機調度

不可以膠柱而鼓伏乞

聖裁

一運艘宜給兵器以防戰鬬夫東師一日未得

結局則海運一日未得息肩運數之多寡臣

不能兼理風濤之漂損臣不敢預必若防護

轉運使居常守法前進有警隄備無虞實臣

責也自古用兵必以絕敵糧道爲上計我東

征建議常欲以此施之於倭安知倭不以此

施之於我故自登州以北用兵護運似不容已第查登旅二營原設水兵共止萬人而山東歲運二十餘萬約用船二百五十隻當用水手三四千人天津永平歲運二十餘萬約用船五百隻當用水手七八千人是運卒之數反多於水兵之數而管運各官亦係衛所職官及名色把總所不如水兵者第未有旌旗金鼓之節與銃砲禦賊之具耳合無容臣通行沿海各道凡運船出海各設處色布旌

號併量給銃砲刀鎗等器仍慎選管運官必以精强頗識水戰者充之沿途守風駐泊責令登岸演習器械儻遇有警息則各奮長技與防護官兵併力追截是運艘皆爲戰艦運卒皆爲戰兵以揚威海上則足以壯聲援之勢萬一朝鮮更需水兵亦足以長驅珍島效一臂之助矣伏乞

聖裁

一錢糧宜議處派以甦偏累夫增兵非難議餉

爲難故當事者患貧甚於患寡不欲以未然之防而賈厲民之謗也然事勢危急有不容不預圖者若前所議鴨綠山海及安東衛增設水陸官兵勢不得不議增餉然遼東殘破彈丸之區順永近畿腹心之地必不能加賦而保河六郡節議兵餉每畝加至二釐山東且加至四釐昨見報淮揚亦畝加一釐矣通計水陸增兵萬二千餘當費餉十八九萬內帑之空虛不能外發地方之疲困難復重徵則

計將安出也臣近查長蘆運司蒙戶部
題議暫加濟邊引十萬以一年爲止臣與該司運
使何繼高商確再四謂歲加十萬必不能支
儻減存五萬或可勉行二三年以引價餘沒
計之歲可得四萬五千儻可充山海水兵之
餉不足則聽該撫臣於陸兵內通融調撥可
乎安東水陸兵專爲防護河漕而設河漕軍
門所轄六七省而水兵取足於本地漁鹽陸
兵亦取足上土著視南兵月餉稍減儻於河漕

所轄地方酌量攤派每畝不過絲毫或無致
稱累乎惟鴨綠增兵當與東師一體給餉酌
盈濟虛在司計大臣必有石畫不然或東師
與賊據險相持不妨摘留水兵一枝以爲後
勁此亦兵家長慮却顧之算當俟兵部酌議
而非臣所敢擅定者也伏乞
聖裁
一練兵宜明賞罰以示鼓舞夫卒不服習以將
予敵器械不利以卒予敵自古記之故練兵

必求其可戰戰必求其可勝以有能之將統
有制之兵斯可以所向無敵臣近巡閱沿海
兵馬見士氣頗覺奮揚而器械尚未盡備行
陣雖多嚴整而擊刺尚未盡精其可以待戰
之兵僅十之三四則申號令嚴訓練固目前
當急務已第營伍難於創始將吏狃於因循
不有榮賞以誘之於前則精神不奮不有褫
辱以驅之於後則心志不肅查得遂鎮事例
每歲終通覈各營兵馬有無補足器械有無

完備行伍有無精練將領以此為舉刺中軍
千把等官以此為奬革近年薊保兩鎮亦照
例通行此實鼓舞將吏振飭邊疆之大機也
合無容臣等通行沿海各道凡器械未備者
刻期置造齊備通將水陸各兵督行各將領
嚴加訓練務俾耳目習於旗鼓手足習於攻
擊膽氣習於鋒刃志念習於法紀每春秋二
汛容臣巡行閱試歲終查照遼薊前例會同
各鎮分別舉劾中軍千把總以下奬革有差

如是而將領不殫心訓練士卒不精強堪戰者未之有也伏乞

聖裁

一將材宜預選取以需急用古稱三軍之命懸於一將得其人則兵勇而謀固非其人則兵弱而謀疎勝負安危所關非淺尠也自舊年十月以來凡防海及東征諸將臣得而物色之其慷慨立功況幾多筭者未嘗無人而庸悍無謀者亦自不少臣嘗致書部科及督臣

宜遂訪水陸堪戰之將致之幕下以備緩急

變置之用盖匠石之室百器兼存醫師之籠

百藥先備然後可以成大厦之功起垂死之

疾若居常無備用之將臨敵而後求之近者

既未必宜遠者又難徐至臨渴掘井勢將無

及此臣所大懼也合無乞

勑該部博訪閩浙見任及廢閑將領有身經戰陣謀

勇已試者速行咨取分發督撫衙門以待不

時易置然跅弛之材或負遺俗之累必無以

二卵棄干城無以尺朽棄合抱譬之烏堇毒藥有時而暫借以攻沉痾其功效反勝於參苓也臣標下有聽用廢將有部咨材官等項議者謂冗員耗餉臣亦厭其雜濫方選試而去留之乃復敢爲此議者盡庸儒虛談之人不可有而沉鷙待用之士不可無清汰之與延攬固並行而不悖也伏乞

聖裁

一信地宜定責成以圖共濟蓋自先年海禁一

嚴山東與遼左若別世然山海與旅順若異域然聲勢之不相聯屬非一日矣今海防創設始議登旅設兩水寨以鎖鑰海口此天津外戶

神京藩衞所責任於道將者至重也但恐地方人情狃故常而忽新圖第謂寇不登岸則吾事已畢而海中闌入若不切已者又謂寇所至必掠財物而登旅海濱荒瘠寇未必來者夫持二不切已之心則凡舟楫器械之設將視

爲贅疣持一未必來之心則九會哨互換之
務將視爲戲具萬一鯨波驟至何以禦之臣
又查得永樂正統間多用侯伯鎮守登州且
久任各二十餘年蓋守門戸以衛内地自
祖宗創制然矣倭志在搶掠則宜趨閩浙以飽其欲
何必朝鮮蓋今日敵疆之倭非昔日掠財之
倭明矣合無乞
勅兵部申嚴約束通行臣等遵照備行沿海道將務
各整頓水兵控截要害萬一哨備不嚴致賊

乘間而入如從登州信地循南岸內犯則罪
坐登萊道將而臣與山東撫臣均任其責從
旅順信地循北岸內犯則罪坐旅順山海道
將而臣與順天撫臣均任其責又或從旅順
飄洋從中路直抵天津則本地水陸官兵隨
地堵截真保兵馬刻日東嚮策應不效則罪
坐天津道將而臣與保定撫臣亦均任其責
至於聯絡聲勢互相救援尤不宜自分彼此
推諉誤事如有觀望坐視致失應援者容臣

等臨時查覈一體坐罪如此則軍政嚴明人
心震疊外固海防內保
綏甸若泰山四維之矣夫倭方爭利朝鮮臣遠憂
其內犯若近於杞人之愚然倭謀狡橫勢有
必至慮不得不遠說不得不詳如或臣才劣
望輕威令不行渙散難於聯合要害難於控
守臣當先自劾求罷必不敢貪位苟容以誤
邊海大計伏乞
聖裁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酌議海防未盡事宜疏

爲酌議海防未盡事宜汰虛糜定經久以永賴

神畿牖戶事臣惟蓄兵耗財固有國之通患銷鋒

撤備非盛世之所宜頃自倭奴敗遁東藩底寧

議者或謂沿海兵防可以漸悉罷臣亦念畿民

重困欲庶幾休息無爲然夷性叵測清酋尚在

近有閩人及被擄北兵從日本附商船回者傳

聞倭兵雖散各島倭將猶聚山城旣濟戒御似

不容已況今榷稅繁興自天津至臨清徐州一

帶人心虓(彪)䴸(胞)訛言時起商賈湊集之區即奸徒
睥睨之所臣爲此凛凛寒心不獨外虞倭且内
虞盜也蹙眉睫之安而縻綢繆遠慮臣竊以爲
不可惟是兵不期多期於精練餉不期多期於
濟用俾民間無苦徵求水陸常存警備倭動則
可以應海上猝然之患倭不動亦足以銷中原
反側之釁此臣所夙夜圖維冀效愚忠於萬一
者也先是爲海防方議裁併兵食宜加節節既
條議六款仰荷

聖明允行矣今東師漸撤臣當移鎮中山除一應原

過錢糧見今造冊另

奏外所有津海應議未盡事宜復逐一參酌謹會

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畧禦

倭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邢　開列

上

請伏乞

敕下該部覆加查議恭候

睿斷裁定行下臣等遵照施行臣悃不勝幸甚爲此

具本謹題請

旨

計開

一議裁標營丁健臣前議減存天津兵馬除裁革騎營外暫選留家丁力士八百名合用馬六百匹行令中軍官管理爲倭情去來未定且一時精銳難於盡弃也今照真定標下原有馬兵一營精簡而實練之亦自足用則此八百人者其數固可裁第其人不無可惜臣

以爲宜將見在家丁選留三百名及原騎馬
三百匹併入真定標營合伍操練而本營舊
兵有稍弱不堪及續有事故即以前項家丁
照數漸補不出半年家丁之實用猶在而標
營之溢數自銷其力士四百名原教習南兵
器技亦選留三百名容臣分發標下民兵各
營而舊兵有逃亡事故亦照前例以漸填補
其餘剩馬匹應查照兵部原議免發薊鎮及
細查騎營創設以來原免太僕寺馬一千五

十七匹買過馬羸一千三百九十五匹頭向因營伍初設未行追樁朋買之法及臣於去冬十一月內東巡回鎮始議定營規至今年二月遂議撤散矣除經理朝鮮撫臣帶去馬羸六百八十四匹頭後先倒死馬羸二百一十八匹頭又變賣老病兒騍馬六十七匹近兌過薊保兩鎮馬九百零七匹見今追過樁朋買補六十四匹實在馬羸六百四十匹頭除家丁留騎三百匹天津左右兩營一百五

十匹頭仍剩一百九十匹頭除標下雜流傳
報用馬驘四十匹頭實剩馬一百五十匹咨
臣移會順天撫臣刻期兌發以後家丁力士
月餉及裁去馬匹草料不必編派共歲減銀
二萬二千餘兩庶閭閻又因亦獲少甦其天
津左右兩營馬驘一百五十匹頭應照先年
舊規及河間三營事例於餉司支給草料伏
乞
聖裁

一議併水陸將領照得葛沽原設陸兵三千統以參將一員海口見設水兵二千五百統以遊擊一員水陸兼備固足以資戰守第兩將同居海上兩相須而不相下臨事未必相救如左右手不若合水陸令一官兼統而分以稗校其調度為甚便也查得萬曆二十一年初設葛沽嘗統以總兵及都督等官各防汛官兵俱聽節制事權重斯人心一號令專斯戒備嚴始未常不慮畫周遠而後稍頹玩也

且天津距保定四百餘里而保定總兵節年
移駐天津頗稱不便今宜於葛沽營仍設副
總兵一員比照薊鎮三路事例加以協守職
銜裁去水營遊擊併令本官統之一切水陸
機宜及天津海防兩營悉聽節制而本官仍
聽保定總兵節制庶可臂指相使以近收萬
全之算况官有減無增廩餉通融自足假虛
名以費實用計無便於此者及照臣標下中
軍柄虜場舊以副總兵管該營參將事選募

訓練皆其創始相應以本官加協守銜管事
而見任參將韓望來即改臣標下中軍一轉
移問而職任各當其裁去水兵遊擊顧鳳翔
聽兵部查勞資別行陞用再照水陸兩營
宜各以二千五百為一師共合成五千之數
其陸營見在兵三千應裁去五百容臣於真
定民兵營內酌行汰補歲減餉約六千餘兩
庶官無曠員兵無剩伍伏乞
聖裁

一議併軍儲同知照得天津原設有清軍同知一員自海防開鎮前撫臣題議增設軍儲同知一員經將百度草創一切出納錢糧稽覈兵馬非一手一足之力因事設官勢固宜然今海防既分併矣官兵月餉盡屬餉司收支製器造船等務盡停止矣清軍同知原有管理海運一事今亦報罷矣所有增設軍儲同知一員相應裁省舊管錢糧文卷及逐月稽餉事宜悉併歸清軍同知管理原領軍儲關

防另行繳

進但清軍同知設居海濱向未專責以海防職任相應比照閩浙及青登萊各府同知加以海防二字仍照例

請給河間府海防清軍同知關防一顆庶文移之上下錢穀之出入各有印信可據而吏胥不得爲姦及照見任軍儲同知劉道自二十六年二月內到任適值清軍同知員缺凡兵馬器械及造船運餉等項交責於本官一身夙夜

勤勞幾於鞠躬盡瘁若復令赴部候調愈恐非
所以酬勞勣而彰激勸查得保定府有管糧
荆關通判見今員缺若將本官就近調補以
同知管通判事在關塞實賴剛勁在本官亦
得以展舒抱合無
勅下吏部將前項裁併同知及專責海防須給印信
事體覆加查議上
請一面將本官調補紫荆關原管通判事則於
允職勸勞臣一舉而兼得矣伏乞

聖裁
一議處戧船修理天津蒼號等船原自二十二
年創造久置河干幾成弃物臣前任天津
道親勘各船尚堪修葺於是議請官銀給修
完固曾發二十隻應援朝鮮猶賴衝鋒戧
之用今見在水營蒼船五十七隻號船五年
八隻中有稍堅固者猶可支四五年稍壞者
或可支二三年然春秋兩汛隨時修理不得
不仰給公家而

內帑外庫盡稱詘乏安能爲無米之炊臣查得水營初創原募南兵與近海土民兼用除汛期齊赴水操出海輪哨外至撤汛之日略倣浙直事例南兵常川守船其土兵暫放下班生理止給月餉之半計土兵約千名每歲下班五月約省餉二千五百兩行餉司另項收貯俟汛期預估各船大中小修督匠買料修理完整前銀儻有餘剩仍收貯聽湊下年折造支用不許別項動支儻三四年後各船拆造

數多工料不足或請發部銀或設法措處候
臨時另酌具
奏定奪蓋禦倭利在水戰即朝鮮馬步數萬竟以
水兵收功可爲明鑒自天津東連登旅茫茫
巨海與倭共之臣願
國家無忘戰艦之利庶幾它日無貽噬臍之憂至
於水陸兩營節年修理旗幟器械及操賞併
修公署等費容臣於陸營稍定下班之餉通
融取給不必別行議派伏乞

望裁

一議處行糧料草照得水陸二營以今議兵數會計月餉歲該銀七萬一千餘兩悉當於所屬州縣照地均派臣不敢復持兵三之說以徼不可幾之

恩澤矣乃行餉尚有當議者查得天津左右二營額餉甚薄而邊海遞防甚苦其行餉除本色外照近議每名月支銀一錢三分歲該銀四千六百八十餘兩水陸二營汛期出海哨探及

分布信地舊例有本折行餉以今議兵數計之該銀七千六百餘兩即臣自真定移駐天津隨帶標兵亦有行糧料草自萬曆二十年以來俱於部發銀內支給今太倉詘乏已甚

臣敢不協心體

國以共圖錙銖之濟卷查二十六年十一月內該

臣先任海防題爲倭氛未戢防禦宜周等事時因中路失利竊議於山海鴨綠江等處增兵萬餘又慮餉無所出欲於長蘆鹽運司暫

加引五萬約以三年停止後幸倭奴敗遁兵
餉不增而戶部徑據臣議劄行該司加引如
數各商尚逃避未肯盡應命也近蒙
恩詔諸因東征加派錢糧一切盡令所司除豁前項
加引自當盡豁無疑矣第前項折色行餉攤
從措辦商與民同食土之毛宜同濟
國之急合無仍行該司每歲量加引一萬六千就
引價餘沒共銀一萬四千四百兩大約足敷
一年行餉之用而太倉可無捐發之費於

國少裨於商亦不甚病以上行月二餉每月各營造冊赴兵備道查明掛號送餉司支給每季終餉司一報戶部一會兵備道報臣查考以憑

乞

聖裁

一議定汛期巡駐夫防虜重秋防倭重春所繇來矣春未嘗無虜患而秋高馬肥尤其顯著之時秋未嘗無倭患而風和浪靜正其揚帆之候臣所轄紫荊倒馬等關與宣大接壤全

西塞跳梁虜情未定臣當以秋月巡閱關隘
操練兵馬勢不容已若天津去真定六百餘
里儻春汛不一巡行無論島氛鯨浪倏忽靡
常竊恐振厲漸弛人情漸玩水陸蜂屯之衆
將至於驕惰而不可用矣臣
請比照浙省撫臣事例遇春月汛期量帶標兵數百
名前來天津駐劄較閱水陸兵馬督發出海
俟汛畢回鎮其秋汛之期臣既以防邊爲重
責令天津兵備道會同將官操練督發儻有

警息則星夜馳報相機調度庶門戶之鎖鑰常嚴海外之鯨鯢自戢即草澤奸徒亦有所震懾而不敢肆至於嚴會哨之規肅傳烽之法容臣查照節奉

欽依事理會同山東撫臣每歲申飭沿海各道遵照施行伏乞

聖裁

一議倣邊關巡閱令居庸山海紫荆馬等關歲遣御史一員巡察三歲一閱視凡臺墻之繕修

軍馬之訓練器械之堅完錢糧之出納悉聽
查核文武大小諸臣舉刺有差蓋飭戎機以
振怠玩藩籬以衛
京師如此其嚴也天津距
都城二百里而近要害與各關同第以海防久廢
三衛官軍向移為薊鎮遞守無兵無將故不
入巡閱數中今三衛官軍既改為海防左右
營矣益以水陸營兵五千衆共萬餘且統以
協守副將屹然為海上雄鎮矣夫天下之事

草創恒慮其疎積久又慮其玩旣今雖殫力
經營寧敢必其無疎又寧必後日之無玩防
海防邊事同一體相應比照紫馬等關凡津
鎮水陸兵馬船隻器械烽墩及錢糧等務悉
聽巡關御史巡歷稽察仍增入
勑書以垂永制遇三歲
特遣閱視亦與各關一體嚴閱分別敘論庶寔意益
明人心益肅將吏奉法惟謹而海上干城自
固矣及照近例各鎮有年終甄別而天津水

陸二營向屬海防專管未經通行今既併入
保鎮其將領及中軍千把等官應照例分別
舉刺獎戒庶於政體畫一伏乞
聖裁
一議發軍火器械夫器械不利不可以戰前海
防撫臣萬　　熟遣兵機題
請部銀製造堅利器械種種具備盡摧鋒陷陣所必
用也然器有不嫌久貯者若大小鐵砲刀槍
之類是也有利在速用者若火箭弓矢之類

是也查得後先製完器械除隨帶東征及發
各兵船領用出海外見在盔甲三百副應給
家丁披戴及砲銃等項可久貯者另造藏器
庫收貯待用至於大小火箭見在八萬六千
餘枝計費工價三千餘兩大小弓見在一千
六百餘張大小箭一千二百餘把計工價二
千餘兩火箭藉硝磺以迅發久之則濕燥而
不行弓矢合膠筋以成質久之則濡濕而易
解藏之二三年後皆損壞不可復用矣合無

雖暫寧而東虜鴟張播晢豕突四方兵並去
息臣不敢以有用之物遂弃之無用之地也
合無將火箭量留二萬枝以備不虞仍剩六
萬六千餘枝併前項弓箭聽兵部酌定分發
於遼東四川用兵之地以濟急用庶工料不
爲虛費再照火器爲
中國長技焰硝爲火器所資然皆出於北直山東
地方臣收買見在焰硝二十餘萬斤計價一
千餘兩相應委官煉成光淨亦分解遼蜀兩

鎮以爲砲銃火攻之具夫臣旣虞倭虞盜寧敢忘備忘戰第以其不可久貯者速發之以濟目前臣當漸補之以需後用若焰硝出自土産尤可以隨取而隨足也貨惡其弃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爲己伏乞

聖裁

一議處効勞官員自海防開鎮亟於蒐羅豪傑南北之材官騎士苟抱一能一藝者靡不雲

從響應冀乘機會以樹尺寸矧召兵買馬造
册繕器一時並舉所藉文武諸臣及隨事分
委名官宜力効勞有不容泯沒者除見任將
領有司近經督臣題敘臣不敢贅而分委名
色等官各司竹頭木屑等務臣得以奬賞遣
去者又不敢瑣瀆惟是二三聽用將官除管
造弓箭原任都司張效祖已經推用外如管
造盔甲原任叅將方時輝管造火箭原任遊
擊吳葵豹管造銃砲原任都司吳應禎管買

弓箭等料原任都司黃文煥及專造銃砲所

鎮撫朱家臣等皆拮据殫二載之勤戰守諳

六韜之畧今海防百務裁省俱應散回各衞

合無容臣查開各官勞勤備咨兵部各酌量

材力及時推用庶逸足無伏櫪之嘆且可以

激勸將來又查得標下募兵坐營王芬志在

立功氣雄敵愾今海氛少息宜亟用之蜀中

彼亦慷慨願往合無將本官量加都司職銜

咨送四川督撫軍前聽用原募力士有願隨

考驗臣仍選廣造火器火箭委官二員賫帶匠作數名跟隨本官星夜馳去併各給與勘合應付儻彼中增兵設將卽可以就近推補再照有司効勞惟軍儲同知劉道爲最次則靜海知縣戴大槐蓋一時修造戰艦運艘三百餘隻辦料稽工晝夜風雨不避雖臣子職分當然而勞苦似不容掩除劉道已經題敘外其知縣戴大槐併一二効勞佐領容臣另咨吏部紀錄庶文武咸奮任事之心而綏攘

其永賴矣伏乞

聖裁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